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The Diamond （星期五） （第一版）

金鋼鑽

農髯題

第九百三十七期

號外 零售大洋二分八釐

▶社址 上海英租界甯波路慈安里五號 ▶電話 九〇六〇〇◀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

定報價目

中國境內 全年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四角 一月二角八分 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上海通用銀圓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偽國旗

（君子）

滿洲偽國、在日人操縱之下、傀儡戲業經開幕、吾人不必論熙洽袁金鎧鄭孝胥輩之庸愚無智、亦不必憂溥儀之將罹殺身、預料此滑稽悲劇結果如何、祇須觀彼偽國旗一面、已極盡滑稽之能事、偽國旗用青紅黑白黃、謂代表漢滿蒙日俄韓、此蓋鈔襲紅黃藍白黑代表五族之老文章、觀其旗式、滿地黃色、一角分列四色、又覺其爲脫胎於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徽、夫國旗所以代表其國家與其民族、何等神聖、乃出之於摹仿兒戲、大可噁嚏、抑偽國中一般賣國奴之才智、於此亦可見矣、

口抗日捐欵之總數

（馬圖）

口捐款達一千萬元……

口而十九路軍所獲微乎其微口

此次十九路軍奮起抗日、國人羣爲後盾、故捐餉與慰勞者、絡繹於途、據聞統捐款一項、統計已達一千萬元、惟其中華僑之捐輸者、雖聲明爲援助十九路軍、但多有匯交林森個人名義、或滙交中央銀行收轉者、此兩處款項、約佔全額之半數、不過至今尚未遵依捐輸者之聲明、移交十九路軍、以充殺敵之用耳、其餘半數、則分別存在各銀行、尤以陳銘樞所信賴之國華銀行、佔其多數、至有遞送捐款到十九路軍後方辦事處者、該辦事處如何處置之、則知者尙鮮、又外間流言、謂國人捐助十九路軍之款、該軍獲其實利者、微乎其微、故目睹之十九路軍、[illegible]形困窮云、果如所言、則殊令人無窮的感慨矣、

口馬占山已被監視

（野史）

昔桓溫有云、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此足表示毅然決然、而爲真小人者、猶不失其光明磊落之概、對於鬼鬼祟祟、遮遮掩掩、色厲內荏、敗名末路之偽君子遠矣、馬占山在兩月之前、非舉國人所崇拜尊爲抗日最烈之大英雄乎、風聲遙聞、金錢接濟、馨香禱祝、以望達其最終之目的、而步韓光弟之後塵、使一般弱攬大權、坐視失地、投苣偷安、逍遙河上者、爲之汗顏、乃一經挫折、旋受餌誘、高官厚祿、靦然與張景惠熙洽袁金鎧趙欣伯等、爲新朝之佐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聞其屬下將士、因不服主帥之舉、力諫不聽而自殺者、頗有數人、前日哈爾濱電訊、且謂黑省軍民聯絡反馬救國團、聲勢甚盛、齊齊哈爾兵變、一致攻擊馬占山、各地駐軍、多已反正、馬遂被日人監視、適合下命繳各旅軍械、亦可以見忠義之氣、自不滅於天壤、而馬之虎頭蛇尾、固已遺臭萬年、爲今之桓溫矣、

壬申雜詩

（大可）

烽火連天照海濱。相看顏色各酸辛。梅花已是垂垂老。寂寞城南載酒人。

倭難初作、瘦狂時時過我、然未能爲文字之飲也、

口小閒話

（陸士諤）

如云屬諸第一類、則是售於有病之人矣、我還要問、售諸西醫之病客、還是售諸中醫之病客、夫西醫是否肯爲愛國心所衝動、盡棄其師門傳授平日用慣之各種靈驗西藥、而用此科學化國藥之新出品、我不敢知、若吾中醫、則師以傳徒、父以授子、有四千年之經驗、醫先哲之遺言、於丸散飲片、其煎法服法、煎法有先煎後入同煎去滓重煎之種種不同、分劑輕重、君臣佐使之配制、斷斷不敢舍去丸散與飲片、用此毫無把握之新藥品、

請吸 利益均沾之 金帶香煙

有十萬元大希望

美麗牌香烟

上等國貨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中國華成煙公司出品

巴黎大戲院

霞飛路華龍路口 電話八三一一〇

今日最後一天露絲蔡德爾傑作

某夫人

明日起上海初次公映最新滑稽名作

傀儡生涯

滑稽藝術巴臻化境被目爲卓別麟第二

日戲三時一刻半 七時一刻 夜戲九時

卡爾登影戲院

今天起連映三天（時間）三時 五時半 九時

[illegible]

輪中慘案

興奮刺激，令人廢寢忘餐！

徐麗洲 痧科

茂汽車胎

四馬路口（同孚東首）公

天一影片公司出品

天一慕維通上海發音有聲電影

「慕維通」商標禁止仿冒射影

第一部 歌場春色

第二部 最後之愛

第三部 上海小姐

第四部 芸蘭姑娘

請隨時注意新中兩報戲目廣告中開映日期地點

唐拾義 防癆 久咳丸

上海廣西路唐拾義父子大藥廠發行

癆

人皆認肺癆爲必死之症無藥可治現在却有肺癆不死之秘法公開濟世欲不死秘法者請

函索 [illegible]路第三十五號 索取

□二中全會與蔣汪

（飛猳）

國民黨召集二中全會於洛陽、早已結果圓滿而閉幕矣、聞是會之重要意義、厥爲蔣汪之正名定位、蓋蔣之復出、僅爲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委、不足以展其雄才、二中全會乃決定修正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而以蔣爲之委員長、仍集海陸空三軍之權於蔣之掌中、蔣至此、遂有親自督師抗日之志、誠以名位不可不正也、汪之任行政院長、原爲蔣汪杭州會議所定、亦蔣爲汪推轂所致、惟汪亦恢思正其名位、故於努力促成二中全會實現之後、乃向大會表示辭意、嗣經大會一度慰留、而其名位遂正定矣、故汪在閉幕中致訓、充滿快愉之色、細復跋涉來京、與蔣籌劃『長期抵抗』焉、吾民甚望蔣汪在名既正位既定後、更能長期合作、則出靈拜賜多矣、

□日軍贖旗記

（橫戈）

憶什紀前此淞滬之戰、我軍所獲戰利品中、有旗幟五十餘面云云、聞其中有聯隊旗一、我軍奪得之翌日、日軍即倩人以五萬金贖還、其來者祕其行蹤、一若甚懼他人之知其聯隊旗幟、業已喪失也者、我軍當即拒絕、來者乃快快而退、聞日軍對於聯隊、極爲重視、故保存其旗號及其名譽、無微不至、是以日軍急於贖還、以免日皇之知而加譴、然而日軍終不得其旗號與名譽而歸、是則今雖強橫、吾知其實痛苦也、

□日軍侵佔下之虹口□

□強盜大開口

（春雲）

近年國醫藥界盛受西醫西藥之侵襲、國粹利權、兩皆有莫大損失、故奮起改良、國藥號中魄力最巨者、首推徐重道、而王元道次之、王元道主人王詠梅、家住莫利愛路八十三號、擁貲頗富、遂爲匪徒垂涎、前晚八時許、突有強盜六人奪門而入、袖槍實彈、百般恫嚇、並作獅子大開口、索洋五十萬元、闔家驚懼、任其搜刼、過後檢點、乃損失三千餘金、然距強盜要索之數固甚遠也、此盜毋乃一滑稽家歟、

□準備復活之民國日報

（螺生）

民國日報館自橫遭停版之令、館方即擬從事復活、迺已決定於大局解決之後、即便繼續發行、惟該報所有之大印機一架、已以九千元代價、出售與潘公展君、印刷晨報、故該報現已僅存小機一架、異日果欲繼續發行、勢必須另購新機、且聞葉楚傖已決不願再行負責、主持一切、故今後之支配一切者、則將爲邵元冲矣、

□記滕參謀長死難後

（非非）

吳淞要塞司令部參謀長滕杰、當日軍猛攻要塞陣地時、於鎗林彈雨中、指揮抵抗機宜、詎炮彈飛來、將其四肢炸毀、頭亦破裂、遂致爲國犧牲、而滕夫人則於滕君陣亡之翌日、安產一雄、呱呱墮地、然已成爲烈士之孤兒矣、按滕之家計、本甚貧苦、一旦爲國捐軀、孤兒寡婦、度日更見艱難、側聞政府方面、迄今尚未加以撫恤、而各大報紙、亦未有所紀載或表揚、殊覺無以慰忠魂於地下也、至滕君遺骸、其家屬數四尋覓、迄未能得、他日當亦僅能以衣冠作墓、留爲後人之憑弔景仰矣、

□聲了爆竹一封翁

（眞相）

方月之四日晚、海上民衆、爲慶祝十九路軍勝利、相率然放爆竹、一時響澈全埠、互數小時、而南京路一帶尤盛、是時、張近樞醫師之封翁孟闓先生、乃以撞車致死、其事除當時目擊情形者外、鮮有悉其詳者、玆從各方探得其實情如下、是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南京路一帶、爆竹聲喧、一般行人、不知底蘊、驚惶奔走、時適俞松筠醫師、駕坐佩佩亞司汀小汽車一輛、緣南京路由東向西、緩緩而行、及至貴州路雲南路間、忽行人由南而北、將頭衝撞該車之左面邊蓬上、旋即向後仰跌、竟致後腦觸地、俞急下車、扶起診察、但已氣絕脈無、急由另一汽車、送至仁濟醫院、詎已不及救治而死、翌晨、遂由捕傳集各關係人及證人至驗屍所、檢察官及捕房捕頭、審核當時情勢、僉以此不幸事件、應由該行人自負其責、開車之車夫、並無故失云云、從悉該行人即係張近樞醫師之封翁、而俞與近樞、且係同學、此次出事、俞方不無深切之歉意、近見其所贈輓聯云、『國難痛當前、如公身殉有幾、伯仁謝往事、使我情何以堪、』亦語工而切矣、

□張治中談日軍之膽

（翼雄）

記者昨至前方、晤第五軍軍長張治中氏於軍次、獲蒙於軍書旁午之中、抽暇快譚、良爲可感、據謂、邇來日軍以屢戰屢[illegible]、敵胆已喪、而於黑夜尤甚、日軍在陣地者、每至黑夜、必濫發機關槍及大砲、藉以示威壯胆、猶胆小之人夜行、故作咳嗽以壯胆也、蓋彼等深恐我軍於黑夜衝鋒、進襲日軍陣地也、默察最近日軍對我作戰、惟藉其犀利之大砲與飛機而已、至於其步兵衝鋒、勇猛遠遜我軍、故敵軍實不足慮、惟望我舉國民衆、咸能沉着鎮定、作長時期之持久戰、則勝利定可操勝也、談至此、張氏以亟須赴火線指揮作戰、遂匆匆與記者握別、

□戰事逾月、失業者達數十萬人、然據租界捕房及市公安局上月份匪盜統計、反形突減、較去年同月、亦皆減少、可見民氣之盛、咸能一致對外

談電氣高射礮

（馥郁）

報載各團體救國聯合會、通電各地、購辦電氣高射炮、以擊飛機、謂電氣高射砲能自行描準、且能發射於黑夜云云、按電氣高射炮、確有此種特點、并能察飛機之來往距離、惟每具價值、需華幣三十萬元、且訂約購置以後、輒須三四星期、始可運埠交貨、費既不貲、難於籌措、何況復有遠水難救近火之事實乎、

□權迎調查團登岸記

（甯鳳）

國聯調查團、已於十五日乘阿克丹輪來滬、該輪初定于下午三時、即可進口、距迎迓人員顧維鈞等、守候至六時許、猶未見阿克丹隻影、旋得報告、謂將於九時左右、始可抵淞、各迎迓代表、遂紛紛散歸、且定迎迓調查團之飛利小輪、於八時駛往浦東白蓮涇、阿克丹停泊處、迨七時許、大來小輪、忽駛輪渡浦、繼則阿克丹輪、亦駛入浦江、而爾時迎迓代表、則方聚談於華懋滄州兩飯店、幸碼頭役人、電話促駕、遂得馳至、忽忽命飛利解纜渡浦、迨抵白蓮涇時、阿克丹業已泊妥、遂由顧維鈞氏首先登輪、與調查團握晤、并爲與鐵城等、一一作介紹焉、訖各記者詢問時、僅由調查團領袖作數語答復、即匆匆登飛利西渡、八時、遂在新關碼頭登岸、招待處預備汽車十餘輛、編列號碼、依次呼唱、蓋既便於調查團乘坐、且易維持秩序也、當調查團登車時、潮州旅滬同鄉會會員百餘、執白標帋旗幟、在碼頭歡迎、其橫式之標語、曰歡迎和平使者、旋即高呼擁護國聯、中華民族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十九路軍萬歲而散、當呼口號時、日領署後之出雲旗艦、忽以探海燈探照、似頗驚訝口號之突發也、是日、迎迓員之未及登飛利輪者、有軍政部代表張沅、海軍部代表鄭禮琛、前情報司長張祥麟、張學良代表周天放、及滬各商代表袁履登李馥蓀虞洽卿諸君、張等攜有招待處所發之證章、擬入碼頭、初爲關員拒絕、旋經證明爲迎迓人員、始得通融、而袁李兩君、則以譚紹良君之力、亦得無阻、惟新聞記者及招待處若干職員、則既爲關員以英語拒絕、且爲張祥麟阻止入內、是亦足滑華人之爲華人矣、